

東 東
華 華
續 續
錄 錄



王先謙《清史劄記》

東華續錄
東華錄

六

王先謙「清」朱壽朋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錄

第一册

東華錄一百九十四卷東華續錄二百三十卷(天命一至康熙十九) 王先謙撰 一

第二册

東華錄一百九十四卷東華續錄二百三十卷(康熙二十至康熙一百十) 王先謙撰 二

第三册

東華錄一百九十四卷東華續錄二百三十卷(雍正一至乾隆七) 王先謙撰 三

第四册

東華錄一百九十四卷東華續錄二百三十卷(乾隆八至乾隆四十九) 王先謙撰 四

第五册

東華錄一百九十四卷東華續錄二百三十卷(乾隆五十至乾隆一百三) 王先謙撰……………五·一

第六册

東華錄一百九十四卷東華續錄二百三十卷(乾隆一百四至嘉慶二十四) 王先謙撰……………六·一

第七册

東華錄一百九十四卷東華續錄二百三十卷(嘉慶二十五至道光六十) 王先謙撰……………七·一

第八册

東華續錄一百卷(咸豐一至咸豐三十二) 王先謙撰……………八·一

第九册

東華續錄一百卷(咸豐三十三至咸豐七十) 王先謙撰……………九·一

第十册

東華續錄一百卷(咸豐七十一至咸豐一百) 王先謙撰 十一

第十一册

東華續錄一百卷(同治一至同治二十) 王先謙撰 十一

第十二册

東華續錄一百卷(同治二十一至同治四十三) 王先謙撰 十二

第十三册

東華續錄一百卷(同治四十四至同治七十二) 王先謙撰 十三

第十四册

東華續錄一百卷(同治七十二至同治一百) 王先謙撰 十四

第十五册

東華續錄二百二十卷(光緒一至光緒七十)〔清〕朱壽朋撰……………十五·一

第十四册

第十六册

東華續錄二百二十卷(光緒七十一至光緒一百四十)〔清〕朱壽朋撰……………十六·一

第十三册

第十七册

東華續錄二百二十卷(光緒一百四十一至光緒二百二十)〔清〕朱壽朋撰……………十七·一

第十二册

第十一册

第十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癸卯諭向來親王郡王固倫公主和碩公主門上總管首領太監俱無給與頂帶之例原以此等太監在親王等門上服役非類直內廷者可比是以向來雖有總管首領名色並無官職但親王郡王為宗潢屏翰公主係皇帝親女其諸達太監總管首領太監內即酌量給與頂帶一人尚不為過分從前親王郡王公主家太監亦有特恩賞給頂帶者嗣後親王郡王固倫公主和碩公主太監內各准給八品頂帶一人將姓名報禮部內務府備查不得私有增益至固倫公主和碩公主均為皇女敵體藩封一切禮儀護衛會典內並未定有等級遂至體例不一互有增損嗣後固倫公主品秩著視親王和碩公主品秩著視郡王其額駙品級頂帶仍照會典舊例至公主下嫁時一切禮儀護衛員數固倫公主即照和敬固倫公主之例和碩公主即照和嘉和碩公主之例著禮部內務府會同定議具奏載入會典則例永遠遵行○伊犁地震○甲辰論軍機大臣等據李世傑等奏二十二三等日大雨如注洪澤湖內雨後復長水一尺二寸連前長至一丈五寸水勢浩瀚山旰五壩封土見仍實力堅守其運口以外束清壩已展寬五十餘丈新建之製黃東西壩共展寬二十餘丈俾清水暢達刷沙敵壩消船剋日可以渡竣等語前因黃水盛漲清水弱小朕洞悉盈涸消長之理知清水必有旺盛之時曾諭令李奉翰等於高家堰一帶隄防工段先事熟籌慎之又慎今湖內見已陸續增長高堰一帶橋長有丈餘果不出朕所料該督等更宜時刻留心應將禦

黃東西壩再行展寬十餘丈俾清水暢注有力既可刷滌浮沙而又不至壅遏生患方為妥善不可膠柱鼓瑟第拘泥舊清之說也至山旰五壩雖應堅守但上年亢旱日久高實諸湖俱經乾涸足資蓄蓄朕意若將智信二壩開放俾清水宣洩入湖豫備將來水小時濟運足資容納似更有益著傳諭該督等相度機宜酌量辦理不可固執亦不必遷就也再阿桂在浙諒必因河口水小籌慮著將李奉翰等節次奏到清水長發各摺及見降諭旨鈔寄閱看○論據常青雅德等奏查究殷士俊得受署泉州府鄭一桂餽送金葉一節據鄭一桂供稱與殷士俊原係親戚上年富勒渾調任兩廣殷士俊跟隨同往路過泉州曾將金葉五十兩託殷士俊轉送等語富勒渾受朕深恩歷任督撫竟敢明目張膽收受屬員餽送營私飢法實出情理之外前據孫士毅續審出殷士俊上年經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
過泉州收受鄭一桂餽送金葉五十兩富勒渾曾經查出因該犯與鄭一桂素有親誼是以饒了方以富勒渾知情縱容尚不疑其有染指分肥之事今此項金葉既係富勒渾自行獲得又何怪其饒恕殷士俊如此貪贖敗檢尙得如阿桂等前次所奏一任家人長隨招搖婪索自不知情可乎昨經降旨以富勒渾縱容家人婪索多贓及勒派書役銀兩先侵後吐各情節尙為從前案犯所有較之雅德以密諭傳詢之事竟敢昧良徇隱公然欺飾者其情較輕今富勒渾於去任後尙收受屬員金兩則其在任時恣意婪索可知實出意想之外已諭令常青等詳查此外有何婪索情節據實速奏今看富勒渾之罪又浮於雅德矣著將常青雅德原摺並朕折角處所鈔寄阿桂等嚴切密訊諒富勒渾亦無從狡賴一俟雅德解到浙省即速行定擬具奏發摺後曹文植可即順道回籍

東華續錄 乾隆一〇四
東華續錄 乾隆一〇四

莊二處先後漫場隄工五十餘丈及八十餘丈不等清江迤上北岸二井縷隄淮關迤下南岸之周家莊縷隄均於初四日已刻漫溢過水各場寬十六七丈又將清江南岸千根旗杆迤下之五孔橋隄工漫缺水從玉帶河旁溢以致清江一帶被淹等語此事朕於春閒早經慮及蓋盈虛消長理有固然連年黃水盛漲清水弱極即知清水必有旺盛之時會諭李奉翰等於高家堰一帶隄工加意修防熟籌妥辦毋致臨時周章今果有此數處漫溢朕更事已多於盈虛消長之理隨時體察先事訓諭該督等謹守高堰隄工啓放智信二壩折展東西壩口門以資宣洩該督等亦能懷遵朕訓逐一妥辦先事豫防見在雖有漫溢處所而高堰隄工得保平穩漫水所過人口不至損傷此實先事豫防之效此處漫溢究因清水陡漲又值疾風暴雨人力難施以致搶護不及朕實不忍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

五

治伊等之罪所有李奉翰奏請交部治罪李世傑書麟奏請交部嚴議之處均著加恩寬免即疏防各員弁亦著一體寬免上年李奉翰於運中河內不建閘座以致水無存蓄又不將清口東西兩壩口門收小清水宣洩無餘節貽誤是以降旨將該督等降為三品頂帶以示懲儆今歲該督於防守宣洩各事宜尙能遵朕指示妥協辦理雖有見在漫工犯非去歲貽誤可比是以免其治罪此時該督等亦不必驚惶無措惟當公同熟籌一面先將漫口兩隄頭盤鑿裹護不令塌寬一面購備物料及早興工堵築以期迅速成事至漫水經過地方民田廬舍未免被淹淮安各屬上年被旱木重今歲幸賴麥收接濟秋禾又有被水淹漫者小民生計更加拮据朕心深為憫惻該督等即飭派出各員分投查勘酌給口糧實力妥為撫恤務使均霑實惠毋致一夫失所以副朕軫念

災黎至意所有漫閘漕船並令設法籌辦俾剋期度竣迅速進行除已諭知該督等妥速辦理外所有四月內朕早慮及清水增長豫令留心寄信諭旨著交留京王大臣大學士九卿閱看並著發鈔通諭知之○丁巳諭據劉秉恬奏審擬曲靖府南甯縣武生尹在奇在平彝縣中等地方被賊搶奪財物並毆傷挑夫孫起龍一案已批交三法司覈擬速奏矣細閱摺內情節尹在奇貨物被李小六等搶奪之後各犯由南小路奔逸而尹在奇等誤從北路跟追遂誣指毛奉儀買朝相趙有保爲正賊彼此不服扭結呈控經曲靖府知府巴尼理催銅旋郡集犯審訊因買朝相趙有保堅不承認各加刑責隨俱認服該府復因催銅公出檄發署霽益州知州戴書紳收審亦照原審情由錄供通詳趙有保買朝相受杖傷重先後身故復經審訊別案究出正賊按律定擬請將未能審出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

六

誣告實情之前任曲靖府知府巴尼理交部嚴加議處填報不實瞻顧上司之前署霽益州知州戴書紳革職所擬殊覺有意軒輊巴尼理於屬邑搶奪重案並不虛心審理究出誣告情由輒將訊致死無辜二命雖決責如法究係原審之員其咎較之依據具詳瞻顧上司之知州戴書紳較重該撫即或因該員催銅公出尙屬有因亦當與戴書紳處分相同方爲平允何得意存開脫轉將原審從輕有是理乎即如朕辦理富勒渾一案雅德徇隱面欺通那銀兩情節雖爲可惡然將來定案時其罪豈能轉重於犯案之富勒渾耶劉秉恬等審辦此案殊未允當著交部分別議處○戊午命阿桂由浙赴清口會同李世傑等辦理堵築事宜○己未諭吏部議處御史曹錫寶奏和坤家人劉全兒一事並不能指出實據僅以虛詞入奏應照參奏不實降二級調用一摺曹錫寶奏

和坤家人全兒房屋完整等情該御史如果訪有全兒招搖撞騙實據即擬以正法亦屬罪所應得設或和坤有營私舞弊情事該御史果能據實指出參奏朕亦必質訊明確將和坤治罪乃曹錕寶第以和坤家人住屋服用完好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搖撞騙等情入奏似此虛詞朕將如何辦理耶因命留京王大臣等節次詢問伊並不能指出實據又傳彼前來行在朕面加開誠詢問亦無指實惟以杜漸防微之語搪塞夫全兒代伊主人辦理稅務多年稍有積蓄蓋造房屋數十間居住亦屬人情之常天下各處關樞其管理之員必派家人分管稅口自不免皆有撥餘即吏胥等亦得藉滯餘潤其服用居室稍有潤飾亦屬事理所有若無剋扣侵肥情弊豈得槩繩之以法乎即如賈誼所言絲繡偏諸天子之后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彼時習俗所移即漢文帝亦豈能執途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

七

人而均加之以嚴刑峻法乎因細詢其必有實蹟該御史乃稱原要和坤先事約束杜漸防微庶將來不至受人之累等語曹錕寶無故欲於和坤前盡其忠告之言甚無謂也且朝臣相與致書論政甚非美事韓昌黎且不能不求進况其他乎其事果有必啓門戶黨援之端甚且並無其事而竊為虛文以為我會與彼言之擾亂國政前明之所以亡也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從不肯存逆詐億不信之見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誠布公而猜疑防範據一時無根之談而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斷無此政體且我朝綱紀肅清大臣中亦無攬權藉勢竊弄威福之人此所可自信者即如富勒渾縱容家人殷士俊等招搖婪索擁有厚貲伊亦有勒派關口銀兩先侵後吐款蹟其負恩昧良天理昭彰無不立時敗露朕亦不能為之曲貸而其未經發覺以前難以殷士俊

等家貲富厚亦斷無即予查拏治罪之理况曹錕寶曾經派員帶同前往各大臣家人住居周歷查看其中儘有與全兒住屋相同且過之者何以獨將全兒參奏伊亦自認冒昧蓋今年為鄉試之年伊不過欲因進摺或記其名而出差耳所見甚鄙若照部議降調亦所應得第念該御史究屬言官一時未察虛實以書生拘迂之見託為正言陳奏姑免實降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並將此通諭知之○壬戌諭明史紀事本末一書係谷應泰所撰朕從前在書房時即曾見其書以其舉有明一代之事做袁樞通鑑紀事之體逐事貫穿始末俾覽者瞭然而逐段所論四六文頗佳茲因四庫館鈔出進呈復詳加披閱其中所載李自成攻陷京師挾太子二王東向承平吳三桂頓兵山海關悉銳出戰擊殺數千人大清兵縶至三桂之右所向披靡自成遁走三桂復率大兵追賊連戰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

八

於保定正定西度固關入山西等語其言不足傳信當流賊攻陷京城時吳三桂以一旅偏師頓兵山海關外而賊方以太子二王為奇貨載之馬上東行且欲招致三桂執其父襄符令作書以誘其子其時三桂之懼賊不啻風鶴皆驚一軍膽懾其所以乞兵復仇皆藉本朝兵力及我睿親王奉命統率義師入關討賊我兵奮勇衝殺賊人望風披靡自相蹂躪自成遂棄京師西走而英親王復率師驅逐賊即狼狽竄死 實錄所載甚明是李自成之竄敗皆係本朝滿洲兵力使三桂彼時果能辨此伊尙將據為己有安肯復請本朝兵力乎此自成之敗非三桂之力更為彰明較著者也而谷應泰乃稱三桂頓兵山海關悉銳出戰擊殺數千人追奔逐北似賊人之敗於三桂而非敗於本朝谷應泰係漢人猶及明末未免意存迴護故為左袒而非當日實在情事不足傳信著軍

機大臣詳查 開國方略所載入關殺賊實事將書中此一節重

行改正以昭正論信史○丙寅諭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祘差齋咨

官沈樂洙等赴京投咨稱該國世子李暉病故請照例備物遣官

致祭等語朝鮮國王恪守藩封歲修職貢於屬國中最稱恭順今

聞其世子李暉病故朕深為悼惜著加恩於例賞祭品之外加一

倍賞給以示優卹該國王正在壯年亦不必過傷俟得有子嗣卽

行奏明冊封世子承續宗祧用行國慶餘著照該部所請行

閏七月甲戌楊廷樺以疏防越獄人犯革職以錦格為山東按察

使由雲南進○戊寅以王昶為雲南布政使由陝西按察使遷

州按察使由雲南進○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常青徐嗣會奏查

出富勒渾家人李世榮需索站規等因一摺常青徐嗣會聯銜俱

稱奴才殊不知政體向來旗員督撫奏摺除請安謝恩外俱一體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十九

稱臣今常青係將軍署理督篆於此等奏摺自應照例稱臣况同

為臣僕尊親原不繫此即稱奴才於尊君之道亦非有加至徐嗣

會原係漢員聯銜具奏尤不應如此著傳諭常青嗣後除請安謝

恩外凡遇地方事件俱照例一體稱臣不得仍稱奴才並諭徐嗣

會知之○以周樽為陝西按察使由湖北○庚辰諭大學士伯伍

彌泰老成端謹奉職中外數歷多年簡任綸扉兼司旗務實心宣

力倚毗方殷茲因值宿禁城陡患痰疾昇回私宅旋卽溘逝深為

悼惜著贈太子太保派散秩大臣一員帶同侍衛十員前往奠醊

仍賞給銀一千兩俾治喪事其任內降級罰俸處分均予開復所

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吏部議雲南巡撫劉秉恬奏南

虛心審理究出誣告情由輒拷訊致死無辜二命非尋常錯謬可
比巴尼理著照部議革職劉秉恬參奏原審知府知州意存軒輊
實屬有心偏袒况查本內該撫從寬免其革任之案不一而足若
此次再行留任則外省督撫益不知所懲儆但念劉秉恬平日尚
能辦事且在京大員中籍隸晉省者甚少沈初見在出差劉秉恬
著卽來京署理兵部侍郎事務所遺雲南巡撫員缺著諱尚忠補
授富綱著降一級留任○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孫士毅奏暹羅
國長鄭華遣使進貢請封俟八月中旬委員伴送赴京其所稟懇
恩欲在粵東置備銅甲二千領回本國防禦緬匪一節殊屬不知
分量擬撥臺駁等語所見甚是自當如此辦理兵丁禦敵自古
皆用鐵甲從未聞有銅甲之名蓋銅質本脆槍箭易入不能如鐵
性之堅何以該國欲於粵東置備銅甲自係該國需用銅斤因例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十九
禁出洋是以捏稱備禦緬匪需用銅甲以掩其迹尤屬非分干求
見已令軍機大臣將該督所擬檄臺駁改發往該督卽可遵照檄
諭傳示檄曰兩廣總督孫士毅檄諭暹羅國長接閱該國長來稟
遣使進貢懇請封號等因見委員伴送來使恭齋表文方物由驛
入都藉副遠邇至稱與緬匪成敵欲在廣東置備銅甲二千殊屬
非是 天朝功令森嚴銅斤例禁出洋查乾隆四十六年爾父國
長存日曾請買銅盤銅鑪等物前任督撫以事屬違例未經代奏
今請辦銅甲更非尋常器用可比國長甫經襲職尚未得受封號
宜事事小心以邀 恩眷不應忘分越請上瀆 聖聰且從古及
今俱用鐵甲該國長豈不知銅質之脆不如鐵性之堅難資抵禦
明係爾國缺少銅斤託言置備銅甲翼邀 恩尤尤屬非是本部
堂職任封圻惟知恪遵成憲何敢違例代奏致干愆戾用是明白

傲知嗣後園長其益勵恪恭承受 天朝恩寵○己丑諭前因浙

省倉庫虧空不能依限彌補特派大臣前往查辦並於寶光飛奏

到考試摺內批令就所聞見據實具奏此朕兼聽並觀之公心也

嗣據寶光飛節次奏到浙省倉庫虧缺浮於報明之數且將仙居

縣知縣徐延翰收禁生員馬寬及平陽縣知縣黃梅丁憂演戲等

款一同入奏維時朕以其不避嫌怨逐款數陳會於摺內批諭慶

其公正迨阿桂等查明該省虧缺較之從前原報之數有減無增

而黃梅丁憂演戲等款俱係寶光飛誤聽人言實無其事朕以寶

光飛原係風聞入奏即使不實尚不欲遽加以罪而寶光飛仍復

執辨不休嘵嘵演奏且見當賓興大典多士守候錄遺寶光飛輒

置而不辦親赴平陽等處自行訪查意在必伸其說而置分內之

事於廢弛是以將伊交部議處嗣據都察院會同吏部具奏以該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十四 十一

學政袒庇劣生擅離職守議以革職朕以寶光飛親赴平陽等處

訪查或果黃梅等實有情弊則寶光飛前奏尚不為無據是以將

原摺暫留今據伊齡阿奏寶光飛於未到平陽之先潛差人赴平

陽一帶招集生童呈控地方事件及行抵彼處於明倫堂招集生

監詢以黃梅在任款蹟生監等答以不知寶光飛即發怒咆哮用

言恐嚇並勒寫親供鎖拿該縣書役用刑逼喝等語生監把持唆

訟學政方將約束之不服而寶光飛招告於未到之先逼嚇於既

到之後咆哮發怒紛紛若狂實屬大辜厥職若生監等因此挾制

官長顛倒是非實足以長惡習而助刁風而寶光飛執意妄行竟

欲以生監等筆據為驗是其舉動乖張督亂朕亦不能為之曲庇

矣寶光飛科分較深學問亦佳從前未經升用者即因性情偏執

遇事輒挾私見是以遲遲耳近念其學問尚優歷俸最久仍用至

侍郎留學政之任理宜安分守職承受朕恩乃於浙省一案執辨

不休無故陷人於忤逆名節有虧之事今復招集生監逼令指實

而置目前錄科之事不辦徒令閩省生監守候多時幾誤場期如

此若再姑容則何以為曠職生事者戒寶光飛著照部議革職其

吏部右侍郎員缺著金士松調補所遺兵部左侍郎員缺即著劉

秉恬補授其浙江學政著顧學潮暫行署理今年為更易學政之

年屆期有旨另補○庚寅諭本日據御史祝德麟條奏江浙漕務

水利地畝等事又徐如澍奏請將本年廣額十五名於北皿南中

皿試卷內一體分派二摺朕披閱之下俱係無關緊要本年係鄉

試之期近來御史奏事者頗多並非留心建白不過覘覩出差地

步即如祝德麟條奏江浙漕務水利等事不過尋常事件早何不

奏必待此時條陳甚至徐如澍竟不顧科場處分條例輒行入告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十四 十二

其非希冀入簾而何所有祝德麟條奏雖為無關緊要之件其是

否可行之處著交該部議奏至徐如澍明知科場條例處分輒行

陳奏且於摺內聲明籍隸貴州並無兄弟親戚應試等語試思徐

如澍籍隸貴州即無兄弟親戚豈無同鄉故舊及相識應試者更

屬取巧徐如澍著交部議處嗣後科道等凡遇鄉會兩試屆期前

一月之內係陳奏特參大員申冤理枉迫不及待者准其入奏外

其有關科場事務及尋常事件一槩不准屆期違例具奏以杜僥

倖陋習著為令○諭據李世傑等奏本年黃運兩河漫口數處一

切修築撫恤及善後事宜需費甚鉅請暫開捐例等語納貨授官

本非善政如川運軍糧之事需用浩繁偶一行之旋即停止而自

停止以來十有餘年亦未有人再以開捐奏請者方今帑藏充盈

足敷供億李世傑等何必總總過計為言利之請乎朕思金貨本

流通之物與其聚財於上毋甯藏富於民朕即位初年戶部銀庫計不過三千餘萬兩今五十餘年以來仰蒙 上蒼嘉佑年穀順成財賦充足中間普免天下地丁錢糧三次蠲免漕糧兩次又各省偏災賑濟及新疆兩金川軍需所費何啻億萬萬即去年江南等處賑費亦至千餘萬然見在戶部庫銀尚存七千餘萬較之即位初年已多一倍有餘朕壽已高距歸政之期屈指九年若非因上年各省荒旱賑恤所需用去帑銀一千四百餘萬兩則尚欲於此數年內設法施恩以散帑項至歸政時庫藏較即位時自必尙有盈餘又何必於此時轉以要工費用稍爲靳惜乎况見在科目出身人員足敷任使而川運軍糧報捐之人尙有未經銓用者內外職官額缺止有此數若捐例一開正途必至壅滯有早歲登科至皓首不得一登仕籍者朕方爲寒賤疏通進身之階每屆數科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 十一

後卽舉行挑選一次又豈肯令貴郎舉其仕路乎在捐納中原未嘗無人才可用而雜流卽因之並進且博得膺仕一兩年內其所得廉俸卽可盈於所出之貴在國家並無實際適足以遂其壘斷之私於銓政官方兩無裨益此奏斷不可行並將此通諭知之○諭富勒渾受朕深恩簡任封疆擢用總督歷練亦久資格較深是以由閩浙調用兩廣委以海疆繁劇之任乃伊竟志得意滿縱容家人長隨關通婪營私舞弊漫無覺察形同木偶已屬知情故縱又於兼署粵海關印務時聽從家人長隨等從濕勒令書吏驟繳銀一萬九千餘兩存貯私宅希圖侵蝕及見家人賊私敗露始奏請歸公勒結存案爲掩飾推卸之計其先侵後吐罪無可寬著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至雅德於富勒渾家人招搖婪索飢法營私各款舒常遠在隔省尙有風聞豈伊與富勒渾久在同城轉

毫無聞見經朕降旨密訪並不據實直陳且反飾詞保奏其昧良徇隱甘心面欺情節甚爲可惡卽應照故出人罪律與富勒渾同擬斬候亦屬罪所應得但念其僅止徇隱尙無侵食款蹟與富勒渾之真贓實犯者有別雅德著加恩免其治罪從前阿桂等定擬將浙省清查虧空案內留抵銀十三萬九千餘兩著落富勒渾雅德福崧名下分賠歸款除雅德本應分賠之外所有富勒渾家產已經查抄伊名下應賠銀兩卽著落雅德全數代賠以示懲儆仍俟伊到京後再行派差贖罪以觀後效至福崧在浙江巡撫任內尙無別項劣蹟其咎在於不能實力督催以致逾限不完又復公堂設誓有乖政體前經加恩令其署理山西巡撫部議革任時降旨俟富勒渾雅德定案後一併另降諭旨福崧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俟八年無過方准開復至殷士俊李世榮借主人名目招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 十二

搖滋事厥罪維均且李世榮係富勒渾世僕尤非長隨可比何以阿桂等轉將該犯定以絞候實屬寬縱阿桂曹文植舒常伊齡阿俱著交部察議殷士俊李世榮俱著卽處絞○乙未諭本日據伊齡阿奏實光龍在平陽城隍廟多備刑具傳集該縣書吏追究原任知縣黃梅款蹟生監平民人等一槩命坐千百成羣紛紛嘈雜及由平陽回省攜帶多人坐船由溪河晝夜行走以致水手落河淹斃抵省時稱黃梅款蹟不是丁憂演戲乃另有呈控之案噫噫執辨並有不欲作官不要性命之言等語此事之始朕因實光龍爲該省學政適該省有虧空之案因令就所見聞陳奏此朕明目達聰兼聽並觀之意耳卽使所言不實亦止係風聞入奏斷不以

此遽加之罪也今伊所稱黃梅丁憂演戲等款皆節外生枝况業經阿桂等審係實光龍誤聽虛誣朕亦並未加之譴責實光龍當

知感激朕恩安靜供職乃見屈賓興大典多士在省城守候錄科
 伊竟親赴平陽咆哮生事而置目前錄科之事於不辦是以將伊
 革職此寶光親自貽伊戚其罪並不在乎言事不實也茲復據伊
 齡阿奏寶光親回省時攜帶丁憂典史及監生等多人以爲質證
 且言不欲作官不要性命等語看來寶光親竟係病瘋是以舉動
 顛狂若此伊於黃梅丁憂演戲一節始則誤聽人言欲以忤逆不
 孝之事汚人名節即赴平陽訪查此事屬虛復言黃梅任內另有
 別項款蹟以實其說如此乖張蓄亂不但有乖大臣之體且恐煽
 惑人心致啓生監平民人等訐告官長效尤滋事之風不可不嚴
 行懲儆僅予革職不足蔽辜寶光親著交刑部治罪○命和珅
 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以福康安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
 士仍留陝甘總督任福長安爲戶部尚書轉諾穆親爲戶部左侍
 郎以松筠爲戶部右侍郎○戊戌諭據寶光親奏親赴平陽查出
 黃梅以彌補虧空爲名計畝派捐每田一畝捐大錢五十文又每
 戶給官印田單一張與徵收錢糧無異又採買倉穀並不給價勒
 捐錢文茲任八年所侵吞部定穀價與勒捐之錢計贓不下二十
 餘萬並據各監生繳出田單印票收帖各檢一紙呈覽等語前據
 伊齡阿奏寶光親回省攜帶監生多人以爲質證舉動顛狂且恐
 煽惑人心啓訐告抗官之漸是以降旨將寶光親交刑部治罪
 今觀寶光親所奏又似黃梅實有勒派侵漁之事且有田單印票
 借票收帖各紙確鑿可據豈可以人廢言前因浙省勒限彌補虧
 空恐該州縣中有不肖之員藉端勒派擾累閭閻降諭旨飭禁
 今黃梅借彌補而勒捐既勒捐仍不彌補以小民之脂膏肥其慾
 壑婪索不下二十餘萬似此貪官汚吏而不嚴加懲治俾得網漏

吞舟不肖之徒轉相效尤於吏治大有關係若寶光親果有賄買
 招告及刑逼取供各情節一經質訊得實其獲戾更重今觀其呈
 出各紙此事不爲無因又有原告吳榮烈隨伊到杭願與黃梅對
 質若朕惟阿桂曹文垣伊齡阿之言是聽而置此疑案不明白辦
 理不但不足以服寶光親之心且浙省見值鄉試生監雲集眾口
 藉藉將何以服天下輿論此事關係重大不可不徹底根究以服
 眾懲貪阿桂見已起程在途接奉此旨仍著回至浙江秉公審辦
 此時寶光親業已由浙起解阿桂於途次遇見即將伊帶回浙省
 以便質對此案若止派阿桂伊受朕深恩爲大學士自不肯心存
 迴護但究係原審之人著添派閩鶚元會同審辦閩鶚元以科目
 出身久任巡撫辦事認真且籍隸浙江見聞更爲真切自當秉公
 無所迴護該撫見在江甯監臨鄉試著布政使長麟馳驛前往代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十四
 理監臨事宜閩鶚元即回至蘇州等候阿桂經過時一同馳往務
 將寶光親摺內所奏黃梅勒派貪贖各款逐一根究其稱黃梅母
 死緩報丁憂借演戲以便催糧似非人情所有且此案內緊要關
 鍵亦不止此阿桂閱鶚元總須將黃梅勒捐派累實在情形審訊
 明確且寶光親進呈田單印票飛頭穀領收帖借票各件俱係黃
 梅勒派勒借及採買倉穀不發價值虛填收領實在憑據寶光親
 進呈者不過每據各檢一紙其留浙省者甚多以此觀之則伊齡
 阿不免爲屬員所欺矣此事卻有關繫伊齡阿尙可朕與阿桂可
 受其欺乎必應審明朕不迴護惟有大公至正而已閩鶚元亦應
 如此阿桂等到彼止須就此各項字帖並調齊控案逐款根究即
 無難水落石出况票內一半鈐有官印及伊私用圖記斷非捏飾
 黃梅如果有此種種劣蹟即應審明定罪以儆奸貪不可顛預完

結致滋物議也將此過諭知之○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又據寶光龍覆奏黃梅在任匿喪三日假稱慶祝以便追糧該員在任八年虧空疊疊知府方林於四十九年五月會經揭參離任後任金仁接署曾不逾月復委汪誠若接署而黃梅旋於十一月內復回原任總因空倉空庫各員不敢接收黃梅遂抗不彌補以爲自固之計巡撫福崧並無沾染是其所優而姑容劣員似失之懦弱姑息等語朕反復閱看黃梅劣款看來竟係屬實並非寶光龍架詞虛捏而前此之再三奏辨不得謂之風聞誣陷矣如黃梅各款全係子虛則前日寶光龍隨摺進呈之田單領借等紙尙可云出自寶光龍捏造然捏造字蹟容或有之至於印信圖書豈能捏造卽或描畫一二紙亦斷不能造至二千餘張之多且字帖內俱有業戶花名排號寶光龍豈能逐戶問之而偽爲填寫又豈招告勸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十七

接任俱有月日可查而金仁汪誠若俱在浙省更不難就近質對阿桂等卽當提訊嚴實則黃梅之始而虧空既而勒派勒捐捐派之後仍不彌補種種劣蹟自可水落石出矣該員在任八年借彌補之名以肥私囊甚至母死匿喪借稱慶祝以便催糧卽此二款屬實黃梅已罪不容誅而該省上司竟同輩督一任劣員如此欺檢貪婪此而不嚴行懲辦何以爲虧帑殃民者戒且寶光龍摺內稱福崧操守是其所優而姑容黃梅是其所短亦見其持論之公如伊偏執己私卽當將福崧牽連參奏今伊所奏如此卽不得謂之欲實前奏架詞誣陷也著傳諭阿桂於遇見寶光龍時卽傳朕旨將伊除去刑具免其鞫問著卽帶往浙省隨同查辦此案並將此旨給其閱看至黃梅在任既有贓款則伊任所私蓄必多除傳諭孫士毅等將伊原籍家產查封外著阿桂等卽將黃梅任所贖財一併查封若其家資豐厚則卽借彌補爲名攤派肥橐之實據也並查伊長子究係何名逃往何處卽行緝拏提審至黃梅任內有無別項劣蹟亦著一併嚴審具奏再伊齡阿兩次參奏寶光龍未必不受屬員怨懣此案伊可無庸會辦以免迴護

八月辛丑朔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寶光龍於黃梅丁憂演戲彌補虧空等款執辨曉曉再三瀆奏且親赴平陽控告聚集生監千百成羣經伊齡阿兩次參奏摺到朕原憎其煽惑人心有類瘋狂是以節次降旨將伊革職摺問是寶光龍在浙省咆哮多事不特阿桂伊齡阿等憎其爲人卽朕亦厭其舉動乖張汚人名節及伊前昨兩日回奏摺到將黃梅任內劣蹟逐款羅列並於生監平民等呈出捐派領借等印信圖書字帖二千餘張內每摺進呈一紙朕詳加閱看並命軍機大臣查對俱係黃梅劣款之確鑿可據者則

寶光龜之奏並非捕風捉影拾誣陷已可槩見伊係確確自守之書生若謂於此事意圖捏造以實其言則二千餘張之印信圖書字帖必俱係寶光龜憑空造作想寶光龜未必有此伎倆朕於寶光龜始則憎之而此時則覺其言之確鑿惟欲將黃梅劣蹟徹底查辦以正其罪所謂無固無我不存成見前之憎寶光龜乃憎其所可憎今之信寶光龜亦信其所可信也阿桂等前在浙省查辦時目覩寶光龜多事咆哮性情執拗自為心懷厭惡今復令其前往查辦斷不可仍執前見稍涉私嫌惟當以朕之心為心逐款秉公嚴訊俾貪員劣蹟一一審出置之重典所謂懲一可以儆百政體國法必當如此阿桂想必與朕同心也至寶光龜在平陽招告聚集生監千百成羣且平日固執性成閩省官吏自必皆與伊不睦伊諭阿據其稟揭即行參奏在伊諭阿亦不無憎惡寶光龜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十九

之心至阿桂受恩深重為國重臣必能通曉大義非伊諭阿之新進者可比阿桂當效朕大公無私之心前往查辦時毫無芥蒂一秉至公此案自不難水落石出矣阿桂於途次遇見寶光龜時即遵昨旨寬其鞫問解去刑具告以朕意帶往浙省隨同查辦並著阿桂接奉此旨即速兼程行走朕惟計日以待也將此傳諭阿桂並諭閱鄂元知之閱鄂元亦當善體朕意也○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等奏漢陽縣知縣胡金門宋維翰於縣民劉相臣搭傷余方得身死續經翻供驗明余方得實係自縊並不即時審結犯證久禁拖累又湖南臨武營僉派把總李光斗赴省領餉中途失去餉桶代辦臨武營中軍守備事李廷璧等僉派不慎致有疏虞等語此二案俱係特成額任內之事特成額在任有年於屬員承審案件任其闕冗玩延並不即時參奏以致案犯羈繫拖累

至營員領餉自宜小心防護乃臨武營僉派把總微弁赴省關領以致中途餉桶被竊可見特成額在任並不實力整飭一味玩延遂致文武廢弛朕若早知其如此斷不將伊調雲貴邊疆要地矣著將李侍堯摺鈔寄特成額閱看令其將因何如此諸事廢弛之處明白回奏並著自行議罪○乙丑諭近年以來各省越獄之案不一而足所謂水懦民狎正宜猛以濟寬之時且該犯等狃於法輕肆行越獄就獲後轉致身罹大辟是亦非辟以止辟之義其故由於越獄之案向來辦理並未明定專條無以示懲嗣後如有越獄人犯既逃就獲其本罪係屬斬絞應入情實者俱即行處決如本罪係斬絞緩決者俱入於秋審情實其原擬軍流以下人犯無論原犯罪名槩行問擬絞候入於秋審緩決此非於法外有所加重蓋法輕則民易犯此等兇頑不法之徒必如此嚴立條例庶不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十九

至輕蹈前轍著交刑部載入則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一體遵照辦理並著各督撫等交臬司將此旨刊刻發交各屬於監獄處所懸挂曉示俾各監犯等知越獄脫逃非特不能倖免偷生轉足自速其死庶獲罪犯因咸知儆懼此亦刑罰無刑之意所有直隸鉅鹿縣越獄一案著軍機大臣會同法司即照此定擬具奏並通諭知之○丙寅諭向來固倫和碩公主俱乘坐銀頂轎嗣後固倫公主著乘坐金頂轎和碩公主仍著乘坐銀頂轎十公主著加恩亦乘坐金頂轎○丁卯諭阿桂等奏審擬原任平陽縣知縣黃梅向部民勒借錢文並按田科派二款已供認不諱一摺黃梅以彌補虧空為名向部民勒借捐業有確據其貪婪不職殊出情理之外黃梅著革職鞫問温州府知府范思敬著解任一併質審定擬具奏○戊辰諭蒙古王公子弟有雖未及歲已賞戴花翎者即予

應得職銜著為令

九月丙子諭據復興等奏稱車臣汗及土謝圖汗兩部落遊牧處距圍場路遠嗣後請分年更換入圍俾人馬俱得休息等語復興等所奏雖是尚有未盡之處車臣汗及土謝圖汗兩部落距烏里雅蘇台俱遠而與庫倫相近嗣後將此兩部落應習圍場之人即交駐紮庫倫辦事王大臣等率領習圍其賽因諾顏扎薩克圖汗兩部落人仍交烏里雅蘇台將軍大臣等率領演習嗣後兩處著一年各帶一部落人入圍則伊等人馬從容且可省自遊牧遠地調取往返矣將此交復興等遵照辦理再每年烏里雅蘇台將軍大臣等處輪流直班之四部落王公扎薩克台吉等原因軍營遇有事件易於調取屬人而設此係軍營舊例非演習圍場可比著復興等傳諭四部落仍舊輪班前往駐紮再自烏里雅蘇台派隨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十四年

木爾之十名善射均係微末台吉如有職銜較大者前來朕亦可得熟識擇其中出色黽勉者挑取乾清門行走賞給花翎黃馬褂於伊等亦屬有益將此交復興等嗣後於各部落內自汗王至公各揀派一人台吉內各揀派四人率領職銜較大者二名微末台吉八名仍作十名善射輪班前赴木蘭圍場著為令○戊寅 上駐蹕避暑山莊○甲辰錦格以疏防反獄人犯革職擊問以玉德為山東按察使○丙戌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丁亥諭前因浙省倉庫虧空不能依限彌補特派大臣前往查辦並因寶光龍為該省學政見聞較切因令就所聞見據實陳奏此朕兼聽並觀之意嗣據寶光龍覆奏浙屬之嘉興海鹽等倉庫虧缺浮於報明之數並以平陽知縣黃梅丁憂演戲列款入奏朕以其不避嫌怨會衰其公正迨阿桂等查明該省虧缺較原報之數有減無增所參

東華續錄 乾隆一〇四

黃梅款蹟謂係寶光龍誤聽人言實無其事而寶光龍執辨不休且據伊齡阿兩次參奏寶光龍自赴平陽招集生監逼寫親供咆哮生事其時朕以此案業經阿桂等審明寶光龍固執已見聚集生童控告恐煽惑人心致啟訐訟之風寶光龍不得為無罪是以將伊革職擊問此政體國法必當如此辦理非朕之愴寶光龍也嗣據寶光龍將黃梅貪贖款蹟逐一查出並將借票捐單呈覽賊款鑿鑿是其言並非無據而阿桂等前次在彼查辦竟為地方官瞞過伊齡阿又復聽信屬員一面之詞受其慫恿遂爾冒昧參奏不可不徹底根究因即降旨將寶光龍寬釋並令阿桂帶同寶光龍回至浙省並派閔鶚元會同前往查辦茲據阿桂等將黃梅在任婪索各款嚴切審訊黃梅勒借吳榮烈等錢二千一百千文侵用田單公費錢暨朋貼採買錢一萬四千餘千文而於原報虧缺穀價僅彌補四千餘兩仍未依限補足是寶光龍所奏惟黃梅匿喪演戲及侵用廩生餼糧並短發老民銀兩三款屬虛其餘三款已為確實是伊從前冒昧固執之咎尚屬可寬見在陸錫熊已出學差所有光祿寺卿著加恩令寶光龍署理即行來京供職至黃梅於乾隆四十三年調任平陽在任八年種種貪贖營私歷任上司漫無覺察實難辭咎但四十三年以後督撫如王宜望陳輝祖俱已另案治罪法無可加惟福崧在巡撫任已歷數年乃於此等劣員執法侵食並不據實參奏豈可復膺封疆之任前任藩司盛住所屬州縣錢糧是其專責伊在浙較之福崧尤為最久亦復置若罔聞姑容闕冗是盛住亦不應仍任織造伊等見交部嚴議自係革職難邀寬宥福崧盛住先著革去頂頂俱著來京候旨所有山西巡撫員缺著勒保補授勒保接奉此旨即赴新任不必來行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四十四年

黃梅款蹟謂係寶光龍誤聽人言實無其事而寶光龍執辨不休且據伊齡阿兩次參奏寶光龍自赴平陽招集生監逼寫親供咆哮生事其時朕以此案業經阿桂等審明寶光龍固執已見聚集生童控告恐煽惑人心致啟訐訟之風寶光龍不得為無罪是以將伊革職擊問此政體國法必當如此辦理非朕之愴寶光龍也嗣據寶光龍將黃梅貪贖款蹟逐一查出並將借票捐單呈覽賊款鑿鑿是其言並非無據而阿桂等前次在彼查辦竟為地方官瞞過伊齡阿又復聽信屬員一面之詞受其慫恿遂爾冒昧參奏不可不徹底根究因即降旨將寶光龍寬釋並令阿桂帶同寶光龍回至浙省並派閔鶚元會同前往查辦茲據阿桂等將黃梅在任婪索各款嚴切審訊黃梅勒借吳榮烈等錢二千一百千文侵用田單公費錢暨朋貼採買錢一萬四千餘千文而於原報虧缺穀價僅彌補四千餘兩仍未依限補足是寶光龍所奏惟黃梅匿喪演戲及侵用廩生餼糧並短發老民銀兩三款屬虛其餘三款已為確實是伊從前冒昧固執之咎尚屬可寬見在陸錫熊已出學差所有光祿寺卿著加恩令寶光龍署理即行來京供職至黃梅於乾隆四十三年調任平陽在任八年種種貪贖營私歷任上司漫無覺察實難辭咎但四十三年以後督撫如王宜望陳輝祖俱已另案治罪法無可加惟福崧在巡撫任已歷數年乃於此等劣員執法侵食並不據實參奏豈可復膺封疆之任前任藩司盛住所屬州縣錢糧是其專責伊在浙較之福崧尤為最久亦復置若罔聞姑容闕冗是盛住亦不應仍任織造伊等見交部嚴議自係革職難邀寬宥福崧盛住先著革去頂頂俱著來京候旨所有山西巡撫員缺著勒保補授勒保接奉此旨即赴新任不必來行

一